經濟名臣卷十七目錄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岳
太保周文端公經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敷華
尚書黃文毅公孔昭
太傅韓忠定公文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瀚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附 弟 鴻漸 段堅

副都御史陳公鎬

附 弟 欽

都御史王公雲鳳

尚書林公俊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附 陸完 彭澤 陳九疇 曹謙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都御史馬公昊

續 卷十七目録終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解又明年考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倖進造飛謗誣公謫戍開平八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公因名岳公瓌偉秀

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脩考按纂綴精詳安雅進講上前敷古義傅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盈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集議公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舂容鬯達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三年　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公爲侍郎疏言　上詔可耿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

公每見公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
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
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
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
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
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
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寅
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守嶺南內臣韋眷誘撒
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

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耿爲尚書、內臣韋泰傳旨、
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
昏矯僞、 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
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馬鈞陽言成化間
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
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
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耗、宜立嚴科、痛加條
革、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未幾、改南兵部參贊機務、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

省二十八事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公才學

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唯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

不肯苟徇先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

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公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

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

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

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擬

都改嶽公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國朝父

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公父子始文集並傳自

王忠文後再見云公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
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
蘭大爲邊患盜綠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
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
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
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
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凉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
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
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

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飽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厪　廟慮遣將徂征柰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折圭儋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充牣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

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

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

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
奸態譸虛批吭兵家奧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
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
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
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頼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
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
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
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
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

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徙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

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　朝廷有糜廩之費
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
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
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
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
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
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
之憂於　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
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攄指掌之圖肆胷臆之見者

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況欲復城河北以為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為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艱彼或佯為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之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在

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罄

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寧

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
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
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
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
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
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
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
剪建州之衆除朶顔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州朶顔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

令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
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
旣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
[illegible]以息肩有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
[illegible]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
[illegible]綏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
[illegible]畿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
[illegible]國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
[illegible]能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書

生與兵調詢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
愎執已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
西戎既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
復倡隄備之説以起釁而示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
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
上慮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
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
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
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

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黄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運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

萬也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
陜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
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
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
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箚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
意相度地形披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
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
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
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保周文端公

事　裕陵　東陵　茂陵　泰陵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陽曲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主事刑部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尚書寛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謚莊毅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　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請　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傅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

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
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
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蹤跡
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公曰疏
草本出經即有罪罪經十年陞戸部尚書凡諸王請
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
千引粥兩淮准給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
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 上悅公言行
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鈎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

馬各有司　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
非　祖訓。　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劉
鼎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
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
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
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公又執不
肯發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
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不
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顧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

數百頃詭賜額并得旁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
税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即
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瀟瀅苟指目前輒增畝税貽
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税二分外戚不宜
獨優又聞　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
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爲
東宮莊者　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
康陵卽位起南戶部憂去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
謚文端公初在淸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閲有文章名

及揆政務守正應變剸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太子太保劉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爲天順八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三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爲職方司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　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創邊釁大夏欲抑絀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灝破侵占城地西畧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

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尚書爲㧑吏至再大夏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鴉鶻關迂廻數十程奏請由鴨緑江便大夏謂由鴨緑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乃勿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以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叅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殉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

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去
廣東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夏善嘗稱
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即古人
亦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　詔進大夏右副
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
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可三十里
復疏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隄以分人名山東水
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
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甚　璽書褒賞入為

戸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盖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卽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

法行倉塲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章
乞致仕歸築草堂居之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
年廣東西督撫缺即家起右都御史其吏人思大夏
遺愛皷舞稱慶大夏亦精心無倦一時肅然盜賊衰
止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十五年召爲兵
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既廷謝　上御煖殿召問之曰
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
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
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歛俱有常何至

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　上曰卿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斂可一一議而革也於是　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　上當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逵者在延綏嘗搗虜營妻子有馘獲乃以捷聞　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搗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逵乎延綏至今

必息肩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濮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也　上曰卽爾　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對曰　陛下神武故不後　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戴珊亦從傍贊決　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爲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　上與大夏語及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恩歸　上似未足深怒　上曰古亦

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執之而已 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强可用否大夏曰嚮者臣但言民窮而卒窮殆甚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宅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 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彊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

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上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疏、奬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鎭、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恚失兵、造飛語、揭之宮中、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

聖明

曹子不利於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

對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令必令廉如鄧原麥秀
至世廟時乃盡削之知承傳之敝英主亦未能遽革也
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寛選坐營中貴人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寛往而中貴人苗逵恃夙貴耻不肯與選上業許之矣旣而謂大夏不至卽叅奏大夏曰如前旨何上曰吾雖意許之

發也何謂旨既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繇上
上切責璋示若逮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
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
甚於此二曹大夏曰　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
之耳無何特勑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
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　上
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
不對　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
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

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婿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珊賞賚金幣肴醴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　上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君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毋廷謝恐宅人或觖望　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　上不見次日諭大夏曰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恐汝[illegible]

列有忌者、珊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史 上書
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實病、且用
身卒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 上曰、
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强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天
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
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 上崩、 武宗立
上少而從左右爲俠游、幾已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
馬文昇相繼乞骸骨、詔進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賜 璽書、乘傳續廩給夫瀕行、又賜白金彩幣寶鏹

而郎中李夢陽、為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郄、劉宇又微聞造膝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先帝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滽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姚解之、又瑾所使使、詗大夏家實

貸始永戍甘肅衛瑾誅赦歸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
共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
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耕稍贏即以貸子姻
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爲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
官復推大夏 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謚忠宣
鄭端簡曰脩 淸寧宮有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
減十五督工者訴 上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
洛陽曰借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 朝廷
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故辭更

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 上欣然如公議嘗
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
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公對不敢 上問何也
曰先朝李孜省可戒 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
比曰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
斜封墨勅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
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 上
稱善又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 旨釋李夢陽中
外懽呼 聖德如天地 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

臣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
聽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
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
釋復職一日　上召公入御榻前　上左右顧近侍
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公對久欲起不能　上命
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者
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　聖上天性聰明某今日求
退　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蹤跡踈遠何以
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　上崩

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瑾
專政、三年、夏逮詔獄、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
五年、赦歸田、八月、瑾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以勢位
自居、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
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李東陽曰
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
弇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
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
文、侍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

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
孝宗而難於　憲宗　孝宗仁治也然而頗以齟齬
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也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
寄不屈不挫蓋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為質道揆法守
晩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恨造膝之
語少有傳者
李夢陽送大司馬劉公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
堂縹緲雲嶠孤前對祝融峰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時
此堂居麋鹿熊豕當窓趨洞庭日落風浪湧倒影射

堂堂欲動慘淡誰聞紫芝之曲獨善不救蒼生哭先帝
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祿此時邊徼多戰聲曳
屨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淮淝敵魏相坐測單于兵
九重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
知左右微聞至尊羨自從龍去不可攀公亦卧病思
東山湘娥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上書苦乞
只欲歸聖旨優容意悽惻內府盤螭縷金織賜出傳
朝皆動色白金之錠紅票記寶鈔生硬鵝翎黑崇文
城門水雲白是日觀者塗路塞城中冠蓋盡追送[illegible]

城不見長安陌人生富貴豈有極男兒要在能死國
不爾抽身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圖
郎如草堂何處無糇食飽糇胡爲乎乃知我公真丈
夫嗚呼乃知我公真丈夫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　事　裕陵　泰陵　茂陵

公名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御史督學南畿十四年督學陝西爲按察副使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兩布政使弘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窩流聚爲利公刻日令自首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盗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御史　上親鞫

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折天威頓霽
上知公清愼每廷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
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
覺泣下 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
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得瞑目公同年友受知 主
上獨不爲我言乎一日 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
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 上
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
能動天聽令臣見 陛下 曰爲彼達情悃 上曰卿

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去
未兆何恐搖朕先歸華容以 上語告公泣曰吾不
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公奉
職守法而意常近厚蘇任四十餘年家無餘貲辰入
酉出節寒暑不變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爲御史沒於土木公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樹爲怪公年七歲即指麾羣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爲庶吉士與華容同出兵部爲主事歷郎中華容醇亮端恪公方毅坦直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參議浙江景寧有礦寇亦且議用兵公力請撫執十二人寘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左布政使湖廣三年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池鹽課補藩祿餉大

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為逆朝議且用兵鈞陽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公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算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公曰下剝上攘漕是以窘國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湖隄溝殺水勢又築隄實應十四年改南臺與林翰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

書尋召還內臺。上知公名與華容、鈞陽、浮梁同心效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年、瑾矯旨逐公歸田。又明年、卒。病且革、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公丰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賁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尚書黃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爲屯田主事寮友忌公嫉奸吏誣奏事竟白同寮坐傾陷去官公以故譽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

欲用其私人輒力言不可公亦不妄交游陳恭愍謝文肅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文肅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賢者之用心每如此）陞右通政通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原屢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俌亦爲文選郎中俌子綰官生論大禮歷官禮部侍郎遣使

南陞尚書、未行落尚書、以侍郎致仕、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太傅韓忠定公

公名文字貫道洪洞人母姙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
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爲給事中工科
劾都御史王越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
越又附汪直以故逮文華殿考訊幾死出爲湖廣
參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　泰陵知公召
爲尚書戶部時時召見公一日顧公長歎公頓首謝
不職　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
何公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與

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之人、上盡行其言　康陵初即位靑宮舊内侍劉瑾等日導　上犬馬鷹兎舞唱角觝驟萬幾公每朝退輒泣屬吏李夢陽説公大臣義共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内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衆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備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

視朝漸晩仰覩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

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

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

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

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

此等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己行私不思皇天眷

命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

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于事皆

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
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
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
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宫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
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杜亂階以保靈
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老持言
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巳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下

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鏊曰事且十成七
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
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　上久
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
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
乘夜繞　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且
磔餵狗　上色動瑾等益復伏地痛哭不止曰狗馬
鷹兎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
有則唯　上所欲爲誰敢言者於是　上立詔瑾入

司禮監連斥洛陽餘姚二閣老自是瑾益專弄權矯詔奪公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公詔獄欲殺公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先後三千石破公家瑾誅復官致仕　永陵即位羣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曰起文彥博於九袠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卒贈太傅諡議稱公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諡忠定

事　茂陵　康陵　泰陵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

公名瀚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歷陞諭德弘治三年爲祭酒公爲祭酒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且百公悉貯官搆祭酒公署及監中諸師儒寓舍九年進禮部侍郎掌監事十二年入吏部爲侍郎明年爲南吏部尚書會災異率羣僚陳十二事時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賫緣傳奉授中書舍人者公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以全風憲之職收回中書舍人成命以杜倖進之

門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明年甲子請老正德元年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公學優才贍剛方貞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是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贐俸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勅科道招詞逮公為黨矯詔降浙江左參政致仕瑾恨未已復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謝尚書韓文等為姦黨瑾誅復尚書致仕按察副使陳伯獻嘗稱公賤者卽之不知其為貴卑者卽之不知

其爲貪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子庭㭿嘉靖中爲工部尚書謚康懿庭㭿弟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子燫亦爲南京尚書禮部機與燫三世皆爲祭酒燫孜孜不倦敎誘後進唯恐有忝祖德蓋慈仁謙厚允矣君子弟烴亦舉進士爲兩司三品大官庭機與燫皆宜謚文庭機文康燫文懿當矣